

与众不同的“张一白”

——访《名校》主演马跃

圆了我的一个梦

让马跃饰演老师似乎再合适不过，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书卷气：“我们家四口人，三个是老师。”荧屏上，马跃演过叱咤风云的君王，演过正义化身的公安，演过胸有成城的反派，生在书香门第的他却唯独没有演过老师。“父亲从小就希望我能子承父业，但我打小就叛逆，幼儿园时就梦想当演员。”马跃笑言自己没有走家人的老路，虽然到现在父亲依旧不喜欢他当演员，但《名校》却圆了他和全家的一个梦。

2006年，拿到剧本的马跃很激动，当下拍板：“不用谈！肯定接！”他用最快的速度把剧本发给全家人看，听取家中三位老师的意见。《名校》中的张一白是位年级主任，教学方法超前，外表上有点桀骜不驯。张一白的教学很独特，他提倡解放天性，让学生们在肚子上挂个沉重的沙袋，行住坐卧都不能拿下，其实是让孩子们体验母亲十月怀胎的艰辛；他搞起了生活技能训练，强迫孩子们睡集体宿舍，自己做饭，其实是让孩子们学会团结和关爱……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他的方法被学生们质疑，继而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张一白的女儿也在班上带头和他作

早就听闻一位同行对马跃的评价：儒雅、深沉、知性、敬业。见到马跃后发现果然如是，一副优雅的男中音，一脸温和的微笑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外加一口流利的英文，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已经足够特殊了。

《名校》的播出距离当年的开拍已经有近两年，但对于其中的种种，马跃至今记忆犹新，剧中的台词他还能当场背出，可见下的工夫之大、用心之深。导演安建曾大力夸赞马跃：“他演得很到位，把张一白这个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，没有让人失望，他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象征，集人们所有的期待于一身。”

对：“每天和孩子们较劲，这种艰难我太了解了。”从小到大，马跃生活在“教师圈”里，他太了解老师的苦心、痛苦和尴尬了，“一位教师最大的尴尬是什么？就是教育不好自己的学生，站在讲台上没有说服力！”在教师素材的积累上，马跃有着其他演员无法比拟的优势，他记得父亲有句名言：“我站在讲台上就是老师，站在讲台下就是榜样。”马跃把这句话带到了这部戏的工作中，变为鞭策自己的箴言：“演戏的时候我是老师，不演戏的时候就是榜样！”

孩子们哭得涕泪横流

在接近尾声的一场戏中，张一白因教学方法不被家长接受而被调离职位，这场戏有17分钟的内心独白，需要马跃全

情投入。马跃对这场戏颇为重视，从进组的第一天起，每天不管拍到多晚，他都会把这场戏的台词背一遍，每每到动情之处便随之声泪俱下……终于到了实拍的日子，本以为这样需要动大感情的戏会在一个较为密闭的空间拍摄，那样情绪更好释放，精力更好集中，但没想到，导演安排的场景是一个空旷的操场。浙江的二三月很冷，冻得人手都伸不出。“要不先不让学生们站在你面前，免得影响你的情绪。”导演问马跃，“不，我有信心！”马跃请求导演双机拍摄，让一个机位对准自己，一个机位捕捉学生的反应。没有一个孩子事先知道张一白的台词，随着马跃独白的开始，孩子们的眼睛湿润了，摄影师的泪水流了

下来……孩子们先是啜泣，继而变成号啕，偌大的操场上哭声成片。16分30秒后，这场戏一条通过。在场的几百人都已泪眼模糊，马跃控制了所有人的情绪。

“三种人”一定要看

了解马跃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歌剧演员出身，这段经历赋予了他过硬的舞台功底和沉稳的气质，但看到剧中的张一白身为语文老师却能用流利的英语教学时，让人难免有些惊讶。再看到他弹钢琴缓解心中烦闷时，则更为叹服。演艺圈中，如此多才多艺的男演员可不多。“张一白是众多优秀老师的缩影，能文会武，是个理想化的人物。”是的，这样的“理想化”是需要演员用自身素质塑造的，马跃恰恰具备了这些，也就使其臻于完美。马跃笃信一条——丰富的边缘知识可以让教师更具魅力，这点对于演员同样适用。

“这部剧准备结婚的人要看，结了婚没要孩子的人要看，有了孩子的人们更要看！”马跃的推荐词好像绕口令，因《名校》涉及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，这让他不得不提前感受做“父亲”的艰辛。谈及此，马跃的体会直接而深刻，他认为但凡有了孩子，人就多了一



分脆弱，少了一分自我，“生命中的一切都被他牵动了，好像下半辈子就为孩子活着了！”因片子聚焦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们，当问及马跃要对这些年轻孩子说

(张维)

《名校》一剧在央视八套播出后，引发了一定的反响，不少观众就该剧发问：真的有这样的老师吗？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教育好孩子？……记者就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张华峰，他为记者讲述了自己创作时的思考——

为孩子们辩护

——对话《名校》编剧张华峰



张一白这个人物是否有原型？真的有老师用他那样独特的教学方法吗？

张华峰表示，张一白这个人物虽然没有原型，但他的身上却集中了很多位老师的影子。他在接触了众多老师后发现，其实很多人已经在试图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，但用的都是比较温和的方式，比如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、带领学生们爬山锻炼毅力等，为的就是不让孩子们走一条常规的应试道路。“他们都在从素质教育入手，遵循着教书先要育人的宗旨。”张华峰从老师们身上受到了很多启发，综合这些，他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创作出了“张一白”，剧中让孩子们挂沙袋、过集体生

活等独特的教学方法也随即应运而生。

剧中孩子们的故事非常生动，几乎涉及到了当代独生子女的各种问题，这些是取材真实的故事吗？

剧中的故事大多取材真实，张华峰的前期采访和初步构思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在这期间，他收集了很多素材也听闻了很多故事，虽然没有全部收录于剧本之中，但其中的不少个例曾让他深深震动，至今难忘。回忆起当年的众多素材，张华峰讲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：

故事一：一个14岁的男孩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夏令

营，他的妈妈因不放心便作为营队的志愿者跟队，每天为孩子们义务服务。有一天孩子们一起洗澡，男孩子的妈妈突然冲进公共澡堂，所有的男孩子都叫嚷着跑了出去，男孩子格外愤怒，为此对妈妈怀恨在心，他觉得妈妈的举动让他丧失了颜面，是不尊重他的表现。这位妈妈因孩子的态度而万分伤心，她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，只是想帮儿子洗澡而已。

故事二：一个贫穷的妈妈为了供儿子上学，每天骑三轮车辛苦赚钱，她的孩子有随便要钱的习惯，但要钱并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上网玩游戏，做妈妈的格外伤心，找到老师帮忙教育。当老师告诉孩子应该体谅家长时，男孩子只冷漠地说了一句话：“她活该。”

类似的真实故事还有很多，都表现了当代独生子女们自私、娇纵、冷漠等诸多问题，但张华峰并不想责怪孩子，他的观点很清晰地表达在“张一白”的台词中“没有坏孩子，只有犯过错的孩子”。他认为，展现孩子们的问题不是目的，因为孩子的过错其实都是家长造成的。在他看来，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处于“失语”状态，“6个大人对1个孩子”的社会现状让人们只是盲目地给子女施加压力，做父母的恨不得把所有的希望、未完成的心愿都放在孩

子幼小的肩膀上，结果，无尽的压力造成孩子们的冷漠和性格的怪异，究其根源，错在教育方法。

《名校》可以称为是一个社会热点剧，作为创作者通过这个作品想表达些什么呢？

用张华峰的话说，《名校》一剧善意地提出了独生子女在教育方面的问题，也试图给出解决的方法。“问题”是通过剧中的孩子们表现的，“解决者”就是以张一白为代表的教育改革者。作为编剧，他有两个目的，一是想为当代的独生子女们辩护，虽然这些孩子身上的问题真的很多，但这并不是他们造成的，大人们不应该盲目责怪，要为他们想一条解决之道；二是想提醒作为家长的人们，应该更多地看到自身在教育方面的缺失和误区。家长们首先要学会自我解脱，不要把所有对未来的期望都压在孩子身上，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。孩子们要学的不仅仅是知识，还有爱和感恩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健康、更快乐地成长。(张维)



《名校》拍摄花絮

电视剧《名校》的拍摄地在宁波，当时气温极低，拍摄过程漫长而艰苦。这部剧有个独特之处——孩子是主角，演员们在很多时候要和丝毫没有表演经验的孩子们搭戏。剧中设计的矛盾充斥在各种关系中：师生之间、父子之间、夫妻之间……大小演员们的配合可谓苦乐参半。尽管如此，整个剧组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和谐，他们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，其中发生了不少有趣的幕后花絮——

马哥，谢谢你！

都说马跃拍戏敬业，《名校》再次证明了这点。剧中有个学生叫左昊，因其父亲是学校的地产投资商，在学校中作威作福，所有老师都拿他没办法。马跃说，为了让这个学生心服口服，张一白可谓想尽方法并牺牲自我，有一场戏是自己鼓励他。先是胳膊肘猛戳肚子一拳，再是后腰上一脚，孩子是真用力，马跃更是苦不堪言，但试拍了几次，却总也无法达到导演的要求。“不能批评他，不然他更不敢下手，演出来就更假了。”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数不清挨了多少拳，终于成功，孩子走到马跃面前，鞠了一躬：“马哥，谢谢你！”马跃此时却真的趴在垫子上站不起来了，浑身酸软、后腰剧痛，直到现在还没好利落，“没事，谁让我死心眼呢。”

剪掉长发“进城”

在《名校》中，王茜华的造型和她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：“当年拍完《镇长》那部剧后就剪掉了一头长发，正好也符合了这部剧的感觉，毕竟是都市剧。”王茜华戏称，是马跃把自己从农村女人一跃成为了“留美博士”。镜头上，王茜华精干的短发果然比以前时尚了很多，她的服装都需要剧中的“丈夫”

马跃亲自打理，比如穿什么样的大衣，围巾怎么搭配才洋气，都得“丈夫”手把手地给她搭配。在剧中，子女的教育问题让王茜华、马跃这对荧屏夫妻打得并不亦乐乎，但在私下，默契的眼神和感觉让他们被媒体称为“荧屏上最有感觉”的一对。因为这次愉快的合作，王茜华和马跃觉得不过瘾，又在《名校》之后的《别让爱沉默》中继续“夫妻”了一把。

意外的收获

参演《名校》的小演员们是导演组通过海选选拔出的，有些是浙江当地艺术学校的学生，有些就是普通的初中生，年纪都在10多岁。刚进组时，剧中角色们具有的问题在这些小演员身上都存在，自私、怕苦、脆弱……“就让孩子们本色出演，最真实！”导演安建就顺着孩子们的感觉，让这些独生子女们在戏中充分发挥，嬉笑怒骂地全身心投入。拍着拍着，创作人员们发现这些小演员们变了，变得懂事了、能吃苦了，也和名演员的关系亲密起来。“真是童心可贵，所有的孩子都真情投入其中，被剧中的老师感动。”杀青的时候到了，20多个孩子们排着队来到他们剧中老师马跃的门前，和他们的“张老师”告别，孩子们一边抱着马跃哇哇大哭，一边说：“马老师，戏演完了，我们也懂事了！”

(张维)